



上海市汉语言文学教育高地建设规划项目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教研丛书

走近紫罗兰

——俄罗斯文学文体研究



朱宪生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朱宪生著

上海市汉语言文学教育高地建设规划项目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教研丛书

走近紫罗兰

——俄罗斯文学文体研究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近紫罗兰:俄罗斯文学文体研究/朱宪生著.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6. 1

ISBN 7-5321-3004-5

I. 走… II. 朱… III. 文学研究-俄罗斯-文集 IV. I512.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37811 号

责任编辑:汤正宇

封面设计:王志伟

走近紫罗兰

——俄罗斯文学文体研究

朱宪生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cslem@publicl.sta.net.cn

网址:www.slem.com

新华书店 经销 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0.5 插页 2 字数 258,000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21-3004-5/I·2306 定价:32.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4742915

自序

在欧洲文学和世界文学中,俄罗斯文学是后起之秀。大约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俄罗斯文学奉献给欧洲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大师和名著不胜枚举,俄罗斯文学掀起的“文学风暴”震惊了世界文坛。俄罗斯文学的“井喷”现象,是文学史上的“奇观”,是一个“斯芬克斯之谜”。

然而说到对俄罗斯文学的研究,中国学术界似乎多少有些尴尬:早先,我们几乎是照搬苏联人的观念与方法,差不多失去了“自我”。不待说,苏联人对他们祖国文学的研究自有他们的体系,其中不乏科学的东西,应该尊重。后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们的观念与方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些过去全盘否定的,现在得到了纠正;有些过去全盘肯定的,如今已经真相大白。作为有着深厚文化传统的国度,中国学者在任何时候对待任何民族的文学都应该有自己的思想立场和审美角度,盲从总是没有出息的。在对待俄罗斯文学(自然也含苏联文学)的研究方面,我们的尴尬之处表现在:在我们现在的一些著作乃至教科书中,依然保留着大量的苏联时期盛行的观念和方法,而这些在他们那里早已经成为历史的“废墟”。自然,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任何观念和方法(只要是有一定科学性的)都值得尊重,但那些“废墟”或“废墟式”的东西,现在看起来却特别“刺眼”。

本书的大部分篇章旨在把俄罗斯文学放在欧洲文学和世界文

学的大背景中去观察和研讨,并试图表现中国学者对俄罗斯文学的独立的态度和见解。作者关注的不仅是文学作品的艺术内容,更是承载艺术内容的艺术形式。其中主要部分特别是关于俄罗斯小说文体的部分,曾引起当今俄罗斯学术界的重视。本书的出版,适逢中国的“俄罗斯年”,愿本书的出版能为“俄罗斯年”增加些许色彩。

目 录

自序	1
----------	---

第一部分 小说研究

1. 俄罗斯文学:一个“斯芬克斯之谜”	3
2. 俄罗斯小说文体的演变与发展——论19世纪30-40年代俄罗斯长篇小说	18
3. 从诗歌体到散文体——论普希金小说创作的发展道路	31
4. 在诗与散文之间——论屠格涅夫的小说文体	57
5. 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说简论	76
6. “这是您的形式”——论《猎人笔记》的主题和文体	88
7. 一部感觉主义小说——《初恋》新解读	104
8. 论俄罗斯社会问题小说的主题和文体——从《谁之罪?》到《怎么办?》	112
9. 一部俄罗斯式的新长篇小说——论《罪与罚》的艺术内容和艺术形式	126
10. 追寻大象的足迹——《战争与和平》的叙事风格探讨	151

11. 论屠格涅夫的美学思想	163
----------------------	-----

第二部分 诗歌、散文研究

1. 透视俄罗斯诗人的“美学宣言”	189
2. 俄罗斯第一位诗人艺术家——论普希金的抒情诗艺术	205
3. 从古典到现代——纪念丘特切夫诞辰 200 周年	217
4. 走近紫罗兰——旷世杰作“杰尼西耶娃组诗”解读	237
5. 诗情在散文中凝结——论屠格涅夫《散文诗》的文体特征	261
6. 关于《门槛》的几个问题	275
7. 诗人之死——想起了叶赛宁	280
8. 译诗断想	284
9. 俄罗斯艺术散文的典范——从《火光》谈起	288
10. 俄罗斯抒情心理剧的创始者——论屠格涅夫的戏剧创作	302

附录：1. 托尔斯泰的墓	314
2. 在屠格涅夫的故乡	317

第一部分

小说研究

俄罗斯文学：一个 “斯芬克斯之谜”

在世界文学和欧洲文学中，俄罗斯文学是后起之秀。一直到18世纪末，它在欧洲还只是一个配角，几乎没有产生全欧影响的作家和作品。1799年5月26日，俄罗斯诗歌的太阳——普希金诞生了。在今天看来，这一时间也许包含有特殊的意义。这是18世纪的最后一年，渴求产生文学巨匠的俄罗斯仿佛憋足了一个世纪的力气催生了普希金，或者说，普希金是带着18世纪的嘱托跨入19世纪的。而5月26日也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不仅是

一、“一发而不可止”的俄罗斯文学

欧洲文学从古希腊、罗马开始就得到相当充分的发展,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希腊社会的民主制度(即便是奴隶主制度内部的民主制度)给予了个人情感生存和发展的一定空间,换句话说,就是古希腊人在他们文化发展的最初阶段,就在一定范围中和一定程度上享有人一生下来就应当享有的自由和民主,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希腊人的童年是“发育正常”的童年。而俄罗斯从13世纪开始就处于外族人的统治之下,经济和文化都受到严重的破坏,连民族情感都受到严重的压迫,更不用说个人的情感了,而正是后者才是文学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的前提和条件。而此后的几百年间,摆脱了异族人统治的俄罗斯人又处于专制农奴制度的统治之下,个人情感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被压缩到最小的程度。由此可见,俄罗斯民族的童年不是“发育正常”的童年,也就产生不了真正有价值的文学作品。

但这并不是说俄罗斯的古代文学就完全是一片空白。事实上,俄罗斯早在11世纪,就出现了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伊戈尔远征记》。作为中世纪四大英雄史诗之一,《伊戈尔远征记》就其思想和艺术的特点而言,并不落后于其他民族的同类作品,甚至在某种重要的方面还超越其他民族,因为它是一部个人创作。而与其它差不多是同时问世的《罗兰之歌》、《尼伯龙根之歌》等其他民族的英雄史诗还是集体创作。俄罗斯文学这辉煌的开端本可以值得俄罗斯人自豪的,因为如果从这部作品算起,俄罗斯文学早在11世纪便进入了欧洲文学之林,而且较之于欧洲其他民族并不落后。可是不久之后,俄罗斯便受到内忧外患的困扰,文化和文学受到严重的摧残。而与此同时,作为俄罗斯古代文学的唯一的辉煌作品,《伊戈尔远征记》也神秘地失传,直到普希金出世的前几年(1795

年),才作为一件“青铜器”神秘地“出土”。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18世纪以前的俄罗斯文学称为“青铜时期”。

18世纪俄罗斯文学也有一定的发展,但主要是一些对欧洲文学的模仿之作,没有产生有欧洲影响的具有俄罗斯精神和气派的作家和作品。一些俄罗斯文学史家为了“拔高”文学史的高度,按照欧洲文学的发展模式,也把18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划为古典主义、启蒙主义和感伤主义等阶段。俄罗斯是否有真正意义(或欧洲意义)上的古典主义、启蒙主义和感伤主义?这个问题值得商榷。

由于社会进程的落后,18世纪以前无法与欧洲文学同步,缺少“文艺复兴”的俄罗斯文学也就不可能具有经受过人文主义洗礼的社会和思想背景,自然也就不可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古典主义、启蒙主义和感伤主义。不过,即便我们承认俄罗斯18世纪也有古典主义,那它也是本来意义上的古典主义,因为它根本就无“古典的”文学可以效仿。它带有更浓重的宫廷色彩,而更少一些批判的锋芒,这只要与莫里哀等欧洲古典主义作家的创作稍加比较就很清楚。除了社会背景和思想背景不可同日而语外,俄罗斯古典主义在规模 and 影响方面也非常小,难以构成潮流。在同样的意义上,启蒙主义和感伤主义也构成不了潮流。

欧洲的古典主义和启蒙主义文学作为文学潮流前后经历了大约三百余年的历史,既有代表作家和代表作品,又颇具规模和影响;而在俄罗斯,无论是时间跨度、代表作家和作品方面,还是在规模和影响方面,都远不能形成作为文学潮流的古典主义和启蒙主义。在俄罗斯,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事实上只有几十年的光景)就如“过江之鲫”一般驶过了好几个文学潮流,这种“人为”痕迹过重的观点显然是站不住脚的。不过比较而言,俄罗斯感伤主义倒是有一定的规模和影响,同时也有代表作家和代表作品。自然,与欧洲文学中的感伤主义相比较,其社会和思想背景还是不一样,前者表现了资产阶级的思想情绪,而后者则是贵族阶级心理的

折射。

可以这样说,在19世纪以前,俄罗斯没有自己的文学。无怪青年别林斯基在他那篇著名的长篇论文《文学的幻想》中,在一次次回顾俄罗斯文学所经历的一个个阶段后,一次次悲愤而忧郁地呐喊:“我们没有文学!”

欧洲文坛在大致1789年到1830年间进入浪漫主义阶段。俄罗斯则在19世纪头十年间也出现浪漫主义代表人物。俄罗斯文学大踏步地发展着,它已经快要赶上了欧洲文学的发展进程。以往,由于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原因,人们只把青年普希金等诗人视为俄罗斯浪漫主义的代表。事实上,俄罗斯浪漫主义的代表是茹科夫斯基(1783—1852),他与西欧浪漫主义只距“一步之遥”。他是“俄罗斯第一个真正的抒情诗人”,俄罗斯抒情诗的“始作俑者”。别林斯基说:“如果没有茹科夫斯基,我们就不可能有普希金。”^①由此足见他在俄罗斯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1806年,茹科夫斯基创作了著名的抒情诗《黄昏》,这首诗可以说是俄罗斯浪漫主义诗歌的开篇之作,茹科夫斯基在诗中写道:

歌唱造物主、友谊、爱情和幸福,
啊,诗歌,质朴心灵的纯洁的硕果,
只有用芦笛赋予短促人生以盎然生气,
才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幸福!

这四行诗可以认为是他的美学宣言,也可以说是俄罗斯浪漫主义的美学宣言。其核心在于它提出了诗歌写什么的问题,提出了诗歌的本质问题——诗歌是心灵的果实。今天看来,茹科夫斯基是一位抒情大师,在创作和理论上的贡献是很大的,特别是在浪漫主义诗学上。是他首先确定了俄罗斯诗歌的抒情方向,从而使俄罗斯诗歌摆脱了古典主义的陈规陋习,走上了真正的诗歌轨道;是他

最早在俄罗斯发现和提出有关诗歌的本质和诗歌创作中的一些重要的问题,如直觉、预感、想象等,从而促进了俄罗斯浪漫主义的迅速发展。遗憾的是茹科夫斯基在诗学上的贡献,长期以来被认为是神秘主义的,至今也没有受到重视。

此后,也就是说,从现实主义潮流开始,俄罗斯文学在发展进程上就与欧洲基本同步。谈到俄罗斯的现实主义潮流,必须从俄罗斯浪漫主义说起。与欧洲现实主义作家不同,俄罗斯现实主义作家几乎都经历了自身的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的转化。在欧洲,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潮流是泾渭分明的,诗人拜伦、雪莱与小

二十多年的光景,它走完了西欧文学半个多世纪才走完的路程。于是,在这样的被浓缩的发展进程中,便出现文学形式上的特殊形态。此后,特别是到了19世纪中后期,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达到高峰,在西欧文学特别是法、英等国的现实主义经历了司汤达、巴尔扎克、狄更斯以后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俄罗斯文学已经成为欧洲现实主义的高峰,成为“世界第一流的文学”。

在经历了现实主义潮流以后,俄罗斯文学本应该继续与欧洲文学同步发展,事实上,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俄罗斯现代主义文学正方兴未艾。然而,1917年的革命很快就使得俄罗斯现代主义文学“夭折”。直到近百年以后,俄罗斯现代主义文学才被发掘“出土”,这就是时下人们称之的“白银时代”。

至于1917年以后的文学即苏联文学,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人们把它称为“新文学”,自有一定道理。不过,从与欧洲文学的关系而言,它已经完全脱离了作为一个整体的欧洲文学。这已经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二、俄罗斯文学大军“入侵”欧洲

说到俄罗斯作家在欧洲的影响这个话题,首先得从俄罗斯文学的“三巨头”即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起。而说到俄罗斯文学的“三巨头”,又得从屠格涅夫说起。

19世纪中后期,屠格涅夫因多方面的原因长年侨居欧洲:一方面是因为作为“西欧派”对俄罗斯落后现实的反感和对西欧文明的向往,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对法国女歌唱家维亚尔多的仰慕。当时,作为《猎人笔记》、《罗亭》、《贵族之家》、《前夜》和《父与子》的作者,他已享誉俄罗斯文坛,成为屈指可数的大作家;同样,在欧洲,特别在他居住时间最长的法国,他的声誉也与日俱增,获得越来越广泛的好评和尊崇,甚至成为现实主义的“领袖”之一。一些

著名的作家如乔治·桑、莫泊桑等都尊称他为自己的“导师”；而福楼拜、左拉等都把他引为知己；评论界则称他为“小说家中的小说家”或俄罗斯小说家中“最伟大的作家”。顺便说一下，屠格涅夫的创作自20世纪初（1915年前后）介绍到我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对我国现代文学影响最大的外国作家（而不是“之一”），对于这一评价，读书界和学术界几乎没有异议。

作为俄罗斯文学的“巨头”，屠格涅夫同时又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身处异域，又精通法、德多种语言，可是他始终坚持用俄语写作，同时还不遗余力地向欧洲介绍俄罗斯文学，特别是向欧洲介绍普希金和托尔斯泰的作品，从而使得俄罗斯文学得以走向欧洲。

当俄罗斯文学以其强烈的现实精神和浓郁的民族风格展现在欧洲读者的面前，很快就令欧洲人别开生面，随即便“代法国小说而起”，“风靡一时”，在欧洲掀起了“俄罗斯热”。欧洲人开始惊呼俄罗斯文学的“入侵”。颇有趣味的是，这一精神领域的“入侵”仿佛是对当年拿破仑对俄罗斯军事“入侵”的回应。在读了普希金的诗歌之后，普希金的崇拜者——法国著名作家梅里美甚至当着法国大诗人雨果的面，毫不犹豫地称普希金为自己时代“最伟大的诗人”，并将俄罗斯诗歌与法国诗歌作了一番比较：“你们的诗歌首先找到的是真实，然后是美。可是我们的诗人走着完全相反的路，他们首先谋求印象、俏皮话、华丽，如果维护真实的可能性出现在这一切面前，那他们大概会抓住它的。”^②

而托尔斯泰的作品，特别是他的“鸿篇巨制”《战争与和平》出现在欧洲人的面前时，更是掀起了阵阵“风暴”，托氏的名声从此便蒸蒸日上，很快就被视为欧洲文学的泰斗。罗曼·罗兰称《战争与和平》“是我们时代最浩瀚的史诗，是现代的《伊利亚特》”。托马斯·曼认为：“世界上恐怕没有第二个艺术家，像托尔斯泰那样，身上所存在的荷马的不朽的史诗因素那么强烈。他的创作中栖息

着一种史诗的天然伟力,它的雄伟浑朴和像大海那样均匀地呼吸的节奏,它那沁人心脾的强烈的清新气息和辛辣的风味,不朽的健康,不朽的现实主义。”后来法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马丁·杜·加认为:“托尔斯泰对于未来的小说家是最好的导师。”^③

托尔斯泰的巨大影响很快后来居上,一时间甚至压倒了他的前辈屠格涅夫。然而屠格涅夫对此毫不介意,在托尔斯泰发生思想危机、企图放弃创作的时候,身卧病榻的屠格涅夫从欧洲写信给托尔斯泰,呼吁他“回到创作的道路上来”,并称托尔斯泰为“俄罗斯大地上最伟大的作家”。

而俄罗斯文学的另一位“巨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欧洲乃至欧美获得巨大的声誉则要相对晚一些。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至一次大战前,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其对人的潜意识的深刻挖掘和独特的艺术形式在西方获得广泛的反响,成为西方现代主义作家心目中的“导师”。而他在西方世界所获得的广泛影响,也促使在一度对其创作进行贬低的祖国的文学声誉的“回归”,从而使作家获得“对后来的整个世界文学已经产生并且还在继续产生巨大的影响”的崇高评价。^④

此外,一些著名的俄罗斯作家如莱蒙托夫、果戈理、丘特切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列斯科夫、契诃夫等,都在欧洲产生程度不同的影响。马克思在晚年开始学习俄文,其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想用原文阅读莱蒙托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

20世纪以来,俄罗斯文学“三巨头”的影响已经扩大到欧美乃至世界。不过,“三巨头”的影响不是并步一时,而是相互交替,时而是屠格涅夫独领风骚,时而是托尔斯泰独步一时,时而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独占鳌头。但不管是谁引领潮流,他们作为俄罗斯文学的代表已经在欧美文学界深入人心:作为现实主义文学的高峰,托尔斯泰以博大雄伟称著;陀思妥耶夫斯基以突兀险峻称奇;而屠格涅夫独以秀丽绰约称美。